

凡人
脸谱

小店温情

□贾全梅

下班时间,到商场买了点生活小件,打算悠闲地走回家。还没走几步,感觉落雨点了。“今天天气预报没雨啊!可能头顶的云捣乱吧,幸亏带伞了!”心里也就嘀咕了一下的工夫,这雨就变脸了,噼里啪啦,裹着风,斜着往身上打,伞已然不起作用了。一个跳跃,我慌不择路地蹦到一个屋檐下——应急的时候竟然身轻如燕呀!看着雨珠击打地面,溅起白色水雾几尺,我一时没回过神,太突然了!

“请进来吧,屋里宽敞。”身后的玻璃门打开,一位可爱的小姑娘送来了亲切的笑容。“谢谢,不用了,这儿就行。”“你一时半会儿也没法走,雨太大了,进来吧,屋里暖和。”伴随着这甜美的声音,两扇玻璃门完全打开了。

收起伞进门的一刹那,还有三四张笑脸迎着我,店里没客人,大家随意地坐着。那笑容恰到好处,我走进来的时候好

舒服、好自在,跟进了自己家的感觉一样。环视了一下店里的陈设,桌椅不多,但干净整洁,筷子和汤匙整齐地摆在洁白的方巾上。我注意到墙上挂着两排图片,原来这家是专做石锅拌饭的,只见拌饭的种类又分出荤和素,荤素又细分出牛肉、猪肉、海鲜、杂菜等等,每一个图片都简洁精致,个个看上去都是美味。

“我在你家吃饭吧!”“没关系,您不用客气。尽管休息好了!”“正好到饭点了,我不回家做了。”然后我点了素菜石锅拌饭。

还是这位小姑娘,马上给我送上来六碟小咸菜,每碟里放一点点,也是恰到好处。还有一小碗南瓜汤,一杯大麦茶。姑娘热情地告诉我这是赠送的,饭马上就做好。南瓜汤真好喝,甜而不腻,小咸菜应该是地道的朝鲜族咸菜,这时我才注意到吧台边上是两个我不认识的韩

语字。

石锅拌饭上来了,里边有海苔白芝麻,绿的、红的、黄的杂样蔬菜,还有个煎好的鸡蛋。石锅是烧着的,看不到火苗,随着慢慢响起的滋滋声,香味慢慢溢出。只是十六元钱,怎可享受如此待遇?还有一碗西红柿鸡蛋汤呢!慢慢搅拌一下,用唱着歌的心情吃下每一口,真香!真暖!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雨来得突然,去得迅速,只在我享受美味的石锅拌饭时肆虐,美食吃完,雨也基本停了。温馨的一家五口进来了,店里也热闹起来了。用快乐的眼睛看周围,什么都是和谐美好的,这美丽的人间,我向你致敬!

“谢谢,拌饭很好吃!”

小姑娘用甜美的微笑送我出了那两扇玻璃门。我轻快地蹬上了单车,穿过积水,好幸福!

人间
烟火

吃货上线

□刘君

吃货想吃,那是因为肚子里缺了东西,所以要尽量满足,这不单单是满足食欲,还能安抚情绪。爱人说:“这是你的馋人歪理!”

五月上旬的一天,突然想吃西红柿,爱人知道后直接提回来一大袋子,让我足足吃了四五天,直至失去吃西红柿的热情。中旬,在某公众号上读了一篇《辣炒蛤蜊:青岛人的美食符号是怎样炼成的》,一下把我的馋虫给勾出来了,晚上回到家里,就和爱人念叨:我想吃樱桃,我想吃蛤蜊……隔天下班回家,果盘里有樱桃,菜盘里有辣蛤蜊。我四处张望,爱人奇怪地问我还找什么。我说,找找看,你买了多少樱桃啊,是不是也买了二十斤呢!他瞥我一眼:“想得美,樱桃现在可不便宜呢!”

这几天,突然想吃皮蛋瘦肉粥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于是我买来食材,照着从网上搜集的视频中的制作步骤开始操作。先把瘦肉丝腌一下,放上食盐调好味,切点姜末,放点白胡椒粉,添一点淀粉水,搅拌均匀,再放点植物油锁住水分;淘洗好米,放进锅里,大火烧开,撇去浮沫;调至小火,把米煮开花,放上调好的肉馅,慢慢搅拌均匀,让肉馅和米充分融合,把肉煮出香味;放入皮蛋,煮一两分钟,根据自己的口味适当加盐,最后再加上一把可爱的小葱花,完活关火。因为身体原因,医生不止一次告诫我“少喝粥少喝汤、控油控糖控盐”,但对于从小就喝玉米面糊长大的我来说,这个跟了我快五十年的饮食习惯哪能说改就改。明代诗人张方贤在他的《煮粥诗》中说:“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长。”我爱喝粥,也许就是喜欢喝粥时的那一份满足、那一份温情吧!

晚餐时间又快到了,清蒸个萝卜丸子吧。洗好萝卜,削去外皮,用擦丝器擦好丝,加点食盐,揉上几分钟,也可以放入开水锅里绰绰水。然后切点葱花、姜末,放点食盐、花椒粉,打入两三个鸡蛋。接下来,很多人会加上面粉或淀粉,而我喜欢把干馒头掰成块,放在料理机里打成粉末加进去,这样不管是清蒸还是油炸,做出来的丸子都松软不硬。团好丸子,蒸屉里铺上几片白菜叶,放在蒸锅里蒸上十几分钟,调好酱汁,开锅即可食用。这样做出来的丸子,没水没油,有菜有饭,完全可以当主食吃。

苏轼说:“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对于我这个吃货而言,只要时间方便,就想着什么好吃,做点什么饭。虽然爱人总说我头脑简单,是吃货一枚,我却喜滋滋地觉着吃货没什么不好,至少对美食的爱是真的。想不起来从哪里读到过这样一句:永远不能被别人夺走的东西只有三样——学到的知识、心中的梦想和吃到肚子里的食物。知道自己知识储备量不多,那就脚踏实地地做一个率性而又有梦想的吃货吧!

《逸文》由本报编辑部
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

朝花
夕拾

六月丁香开

□程家森

又是一年六月天,校园的丁香花如期开放。今年的丁香花开得有些少,花朵也有点小,但那淡淡带有苦味的花香依然沁人心脾。

最早知道丁香花还是听一首老歌:“丁香啊丁香,在我家乡的小路旁,也开满朵朵美丽的丁香,人们从她身边走过,啊~她会向你微笑歌唱……”朴实无华的丁香花仿佛就是边防军人的身影。

喜欢上丁香花是在品读过戴望舒的《雨巷》之后,“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青春懵懂的浪漫,让我在飘雨的季节里时常渴望邂逅戴望舒笔下那个结着幽怨的丁香一样的姑娘。

丁香花又名“百结”,呈十字结状。仿佛是一个结,系住人的愁思而不得脱,一起来喻“愁结”“心结”,将惆怅郁

结于千千情结之中。在法国,“丁香花开的时候”,意指气候最美好的时候。在西方,丁香花象征着年轻人“纯真无邪,初恋和谦逊”。

第一次见到丁香花,是在读大学后,在曲园西联教室的前面,灌木丛里有开着小白花的植物,淡淡的苦香直透毫端。在如此美妙的环境里伴着晨光读书,真是一大幸事啊!丁香花开在春末夏初,此时繁花似锦的季节已过,一切都是那么朴实无华。不因夏天的热烈而肆意怒放,也不因无人来嗅而自暴自弃,丁香花保持自己的挺拔,在风雨中不改挺拔风姿。

我也时常想邂逅我的丁香姑娘,无奈我出生在北方,又在北方的一所大学读书,曲园的西联教室极少有那绵绵不断的雨季,但还是渴望遇见我的丁香姑娘。或许是上天的安排,终于我的丁香

姑娘坐到了我的身旁。她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北方姑娘,没有在雨巷里撑着油纸伞那般带着忧郁,安静却溢满阳光。我们的身影留在了南沙河的沙滩上,留在了巍峨泰山丛林的小路上,留在了美景如画的栈桥上……

时光荏苒,如今我的丁香姑娘已退休在家。一路走走停停,流年如画的风景一闪而过,我们的人生就像那平淡无奇的丁香花,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但依然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时节,散发着特有的芬芳。

做一树静默开着的丁香,香郁每一个路过的人。



往事
悠悠

爱书人轶事

□林菁

与书结缘是在五六岁的时候。当时,舅舅在北京出版社工作,每年都会给我寄两箱绘本。上世纪80年代,这礼物对于小孩子来说可算奢侈。还记得精美的绘本整齐地摆放,迷人的书香随着我的翻阅弥漫开来的场景……这成了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我家坐落在风景如画的大学路,古老的建筑和街道充满浓郁的人文气息。家里的客厅明亮宽敞,屋角一整排书柜里装满了琳琅满目的书籍:小说、散文、传记……爱好文学和写作的母亲把客厅布置得更像是一间阅览室。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课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间“阅览室”里度过的。读《红楼梦》时迷醉在贾府姐妹们吟诗作画、谈情说爱的人间仙境中;读《聊斋志异》时不断幻想着自己导演的一帧帧戏剧画面;读《镜花缘》时那光怪陆离的魔幻世界曾使我心驰神往、乐不可支……

走出院门,沿着宽宽的街道往学校走去,路两边是成排的法国梧桐,稠密的枝干在空中搭成一个个巨型帐篷,春

夏翠绿、秋冬金黄……离学校不远处的路边,有一个租阅小人书的地摊,成了我休憩的好去处。每天中午,我总会提前20分钟出门,只为去那儿租上几本,坐在树下看得自得其乐。

周末最开心的事就是陪母亲逛中山路了。下了公交车,我们从南头的海滨食品店开始逛,跟随着攒动的人流一路向北。在这条城市里最繁华的商业街上,林立着各色商铺,五颜六色的门头让整条街充满勃勃生机。终于,我和妈妈漫步到我心心念念的新华书店——共有三层的青岛最大的书店!每每我去,收款台前的购书者都是大排长龙。那时,我总爱钻进一楼的童书柜台,并想方设法从母亲那里得到几本书,才肯心满意足地回家。

中学时代,港台的武侠、言情小说席卷内地,我也成为铁杆粉丝,用积攒的零花钱购置了全套书籍。好长一段时间里,我沉溺于金庸、古龙出神入化的武侠世界里,张爱玲、琼瑶凄美曲折的爱情故事里……阅读极大缓解了我应

对功课的压力,也满足了少女对于爱情朦胧的幻想。

上大学后,学习、工作和恋爱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只能闲时拿起一本书翻阅,却也很难静下心来完整阅读,关注的也只是和自己专业相关的书籍。

成家后,我保留了收藏书籍的爱好,家里的书架充斥在各个空间。同时,我开始热衷于购买珍藏本和装帧精美、印刷质量上乘的书籍,收藏也不拘一格:当代小说、经典名著、电影史、摄影书……望着一排排色彩迷人的书籍,我感觉所处的空间充满了生动之美,既温暖又鼓舞人心。

进入网络时代,阅读方式变得多元:喜马拉雅可以把碎片时间利用起来,驾车时、独自吃饭时、运动时几乎都可以听书,同样令我受益匪浅。阅读平台的书籍包罗万象,平时鲜少涉猎的领域也时常以不同方式呈现在面前。我沉迷其中,和心爱的书籍跨越时空展开对话,分享着各自的人生故事,享受着爱书人独有的幸福。

